



## 随笔

## 一张包书纸

刘学升

近日,我偶然收集到一张包书纸,估计现在的孩子看到会比较陌生,但对于我来说,却是欣喜。我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,幼时上学,领到新书的第一件事就是包书。当时物资匮乏,包书纸一般是报纸,条件好一点的家庭则用比较厚实耐磨的牛皮纸或画报纸包书。大人也是如此。据闻,老作家孙犁先生生前不但爱书成癖,包书也成癖,他喜欢就地取材,牛皮纸信封、寄书包装纸、报纸大样等拿来就用。

这张包书纸是用两只信封经裁剪糊制而成的。一只信封寄自辽宁师范学报编辑部,但不知寄信人是谁。另一只信封则寄自北京鲁迅博物馆,寄信人是李何林。两只信封的收信人均均为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的刘家鸣。正因这两只信封留有邮寄的痕迹,所以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和故事。

刘家鸣先生1935年出生于福建长乐,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专家、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。1956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,后师从李何林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,1958年留校任教。作为受教于李何林门下的学生,刘家鸣在南开大学得到过李何林的许多帮助。现列举一二:刘家鸣1952年冬从福建闽江之滨到天津南开大学上学,由于不适应气候变化,开学没几天便感冒发烧,李何林特地送去了“病号饭”鸡蛋挂面汤;1970年夏,刘家鸣全家被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时,李何林不顾风险、冲破禁令前去看望,并送给刘家鸣一本医疗卫生手册,嘱咐其到农村以备不时之需,使刘家鸣全家深为感动。

李何林经常谆谆教导刘家鸣等学生认真读书,扎扎实实做学问,一再告诫学生,“研究作家,先要把人家写的作品读懂,正确理解作品原有的意旨,然后再做评价和论述”。在李何林的影响下,刘家鸣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、文艺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工作,出版了《鲁迅小说的艺术》《中国现代文学先驱者论集》等多部著作,曾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、鲁迅研究室主任,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。2021年,刘家鸣因病在天津逝世,享年86岁。

对于李何林先生,我更为“熟悉”。原因有二:一是我曾经读过李何林所著的《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》《鲁迅〈野草〉注解》《李何林文论选》等书,深知李何林不仅是鲁迅研究奠基者,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的奠基者;二是李何林是安徽省霍邱县的名人,1904年出生于霍邱城关,我是“霍邱女婿”,妻子的娘家也在霍邱城关,我多年前就在当地听过关于李何林先生的一些故事。

1926年秋,李何林从国立东南大学结业后投笔从戎。再后来,李何林先生历任天津师院、北京师大及南开大学教授、中文系主任,鲁迅博物馆馆长,鲁迅研究室主任,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博士研究生导师。

从这个做成包书纸的信封邮戳日期来看,李何林寄给刘家鸣的信件是在1982年。六年后即1988年11月9日,李何林先生病逝于北京,享年85岁。当时,李何林的家乡中共霍邱县委、县人大、县政府、县政协发了“惊闻李何林同志不幸逝世,我们代表李老故乡一百四十万人民,表示沉痛哀悼,并向李老亲属表示亲切慰问”的唁电。在北京李何林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,刘家鸣等几十名南开大学师生从天津赶来参加……

不难看出,这张包书纸是刘家鸣先生裁剪信封做成的,包的是1981年第2期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,有些可惜的是所包的书籍去向不明,只留下这张包书纸。好在我的藏书中收有李何林先生签赠给刘家鸣、孟伟哉、张改荣等人的著作。我结合自己对收藏知识的学习和研究,分析印证出这张包书纸与藏书中李何林所签的笔迹是一致的。

时间的洪流大浪淘沙,可以击碎巨石顽礁,却难以磨平记忆的棱角。李何林、刘家鸣两位先生虽已离开了人世,但他们严谨治学的态度和诲人不倦的精神,却值得我们后学进行传承和弘扬。

## 诗词

## 槐花与旧竹篮

(外一首)

庞凡

奶奶用旧竹篮接住槐花时  
整个村庄在树梢轻轻摇晃  
我们收集那么多甜  
却始终没学会  
如何封存四月的重量  
后来每个春天都变轻  
旧竹篮在老屋深处  
渐渐长出

月光的裂痕  
而槐花固执地  
往更北的方向飘  
像那些没说出口的  
渐渐发白的  
思念

## 早菜市

五点三十分的微蓝  
在旧竹篮边缘凝结  
老秤杆摆动的幅度  
刚好让三颗露珠

滑入春天的豁口  
韭菜叶上的光斑  
突然开始奔跑——  
像他年轻时  
在田埂上追的  
那只断线风筝

## 生活

## 楼顶“小农场”

张国军

妻子闲不住,看到朋友在楼顶上种菜,去年春天在自家的楼顶也弄了一畦小菜园,美名其曰“小农场”。不大的“小农场”建起来不容易。妻子骑着三轮车,买回水泥砖,一块一块地搬到楼顶,上下楼跑了百十趟,码成菜畦埂。又到河边拖土,用塑料桶提上楼。我有腰间盘的毛病,不能负重,看她累得红通通的脸上,汗直往地上滴,硬是在钢筋混凝土的楼顶上,造出了和老家屋后一样的小菜园。

夏天,矮矮的四季豆随风而舞,常把腰间一拈长的角子,弄一身烂泥。长豆角藤子绕着架子转圈子,还老翘着青绿色的触须,钻到黄瓜架上,挂起绿色的飘带。黄瓜拖着毛拉拉的秧子,贴着豆角家的架子就爬上去,开花,结纽。玉米和向日葵像跟风长一样往上蹿。

暑尽秋来,换茬种植。妻子扯去藤蔓和杂草,膀子上拉了一道道红印子。踩着铁锹翻土,蚯蚓从垡头中爬出,蠕动着又钻进土层。她拿着钉耙搂去藤根、草须,把缸里发酵出淡臭的菜籽饼,撒在土上,搂入土中。握着锄头,轻轻地划出一道道浅浅的沟,一半撒上水红萝卜种子、一半撒上小白菜种子。钻出土层瓜籽片大的缨子、嫩嫩的菜叶子,顶着露珠,阳光下亮晶晶的。

冬季来了,妻子又把一畦分成三个小畦,一畦青菜,浅白色的茎,迎着阳光,闪烁着绿意;一畦菠菜,深绿的叶子,脉络分明,张扬着绿玉似的灵动;一畦茼蒿,匍匐在地,宛如翡翠,散发出清新的香味。可是她没有想到这片绿色的“小农场”,会遭受灭顶之灾。水灵灵

的豆角、黄瓜叶子,刚刚有铜钱大时,一夜过来,变成了筛网和光秃秃的茎干。是什么东西如此狠心吃掉的?深夜里,天上星星眨眼,她两眼眨都不敢眨,盯住叶子,蹲着畦埂上,打着手电寻找“妖魔”。原来是像蜗牛一样的鼻涕虫,密密麻麻地朝叶子上爬,经过之处留下一道像鼻涕似的痕迹。她戴上一次性手套,手在叶子上不停地捏来捏去,拿下虫子,装满了罐头瓶。她也因蹲的时间太长,加上无数次地上下楼搬运材料,膝盖积液肿胀疼痛,即使这样,也没有放弃彻夜与虫子的斗争,经过连续五个夜间的蹲守,捕捉,终于把虫子逮净。

消灭了虫害,“小农场”又恢复了生机,长出了喜人的瓜果葫芦菜。隔壁的邻居,有时会掐把葱,拔几棵小青菜,被小孙女看到了,悄悄地告诉妻子:“奶奶邻居奶奶偷我家菜。”“乖乖,不是偷,是奶奶让她拔的。”搪塞过去。隔三岔五还摘把豆角、辣椒,拽两条黄瓜、丝瓜,装进方便袋,挂在左右邻居家的门把上,邻居也会端来自家酿制的葡萄酒,让我们分享。

楼顶上的“小农场”,让我们收获了蔬菜,还有情感。

## 记忆

## 柯村

日月

近日去趟黟县,听说该县柯村,素有“皖南瑞金”之称,是当年红军战斗过地方。我一听顿感纳闷和疑惑:我虽不是从事党史、军史研究的,但对当年红军几大根据地,还是有所了解,从未听说过皖南山区也有红军根据地呢!或许是我知识浅薄,或许是我孤陋寡闻,或许……

为了拉直脑海中的问号,一早,我从黄山·中国书画小镇乘坐一辆大巴车,一路向距书画小镇40多公里的黟县、祁门、石台三县接合部深山老林里驶去……车沿着盘山公路行驶1个多小时后,又七拐八绕地从一片竹海的高山峻岭上,缓缓慢行到一个四面环山的深山谷中停下。一下车,远远望去,迎面的山腰上写着“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”八个显目的大字,还有一座红军瞭望哨与之遥相呼应。着此情景,我脑海里一个大大的问号一下拉直了。

柯村依山傍水,马头墙、小青瓦的典型徽派古村落。我们穿过一片油菜花地,跨越清溪河与东坑河交汇的小石桥,来到柯氏宗祠。祠堂依山就势而建,人们兴致勃勃地纷纷涌到挂有“皖南苏维埃政府”字样门匾前,“打卡”留念。

我一打好“卡”,便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,参观了皖南苏维埃政府旧址、柯村暴动纪念馆、柯村革命历史纪念馆、方志敏办公旧址、宣传部旧址、交通部旧址……一个个旧址,陈列着一件件火铳兵器、破旧军装、缝补被褥、简陋用品、木刻制品、书信印章、红军纸币等实物,亲眼目睹柯村墙壁上随处可见、至今仍保留不太清晰、当年红军写下的“当红军最光荣”“为土地,为自由,为苏维埃政权奋斗到底”等一行行标语,眼睛

一下湿润了,眼睛一下模糊了……

仿佛一下把我带进当年红军抛头颅、洒热血那场波澜壮阔的战斗情景。那是在1934年8月,中共太平中心县委在柯村组织领导震撼皖南的著名“柯村暴动”,并取得胜利;同年10月,皖南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,政府设在柯氏宗祠;同年11月,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方志敏率领下,由石台进入柯村休整,深受柯村群众的拥戴,家家户户挂红旗,老老少少贴标语,杀猪送粮,赶做布鞋,慰问红军,母子送、妻送夫把红军当……短短3个月,在国民党聚集11个兵团的大军压境下,红军先遣队坚持信念不动摇,转战浙皖边、皖赣边和皖南,浴血奋战,杀出一条条血路,冲破一道道重围,战胜一次次险恶,从而一举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,成功地配合闽浙赣皖苏区反“围剿”。

1935年1月,红军先遣队突破重围,北上抗日,留下一个侦察营,与原皖南红军游击大队合编,组建皖南红军独立团,前赴后继,与敌开展艰苦卓绝的游击战,并从胜利走向胜利,成功地创建了皖南革命斗争第一个红色根据地。

走进柯村,站在这片红色沃土上,缅怀皖南红军史,心潮澎湃……